

# 凌源安杖子古城里的“右北平之谜”

距今凌源市西南四公里外有一座安杖子古城,过去隶属城关镇,现改为“城关街道”了。安杖子古城其实是毗邻相接的两座城,一东一西,均未超过十万平方米,不过是长宽仅几百米的小城,但此城所出的文物却不少:瓦当、兵器、(铜)腰带、陶器……特别是古代用于传递信息、保密防伪的封泥,出土了19枚,因为这些带字的封泥,安杖子的地位瞬间飙升!早些年,传闻这里是大名鼎鼎的秦汉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再后来又讲这里是右北平郡下属的“石城县”“蓺(cí)县”……除了“凌源安杖子说”,右北平郡的郡治所在地还有“宁城黑城子说”“锦西台集屯说”“建昌东大杖子说”等几种,虚虚实实右北平,是国内考古界一个众说纷纭的有趣话题。

## 佟柱臣发现安杖子古城

安杖子古城是佟柱臣发现的。佟先生是东北考古界的老前辈,生于1920年,辽宁黑山人,满族,曾在凌源中学教过书。佟先生不是搞专业考古的,但他学的专业与考古挨边:历史地理。因为有兴趣,他走上了考古之路,并成为辽宁考古前传的一代宗师。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1979年4月,辽宁省文化厅为培养文物干部,举办了文物普查训练班,经过学习后,分成三个队,前往朝阳、凌源、喀左三县进行实地调查、发掘,安杖子古城址就是凌源队调查及发掘的重点遗址之一。参加安杖子古城址发掘工作的人员有徐英章、朱贵、辛占山、邓保学、薛景平、韩宝兴、李大军、常春林、李永龙、李廷检、刘宝华、赵振生、李殿福、官振亮、朱达、尚小波、杨红旗、恒英杰等人。

在安杖子古城址中,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文化堆积,出土器物有铁直口锛、空首斧、镞、鏃、带钩等铁器31件,其年代为战国晚期。安杖子古城遗址同时出土了大量布钱,其中数量最多者为襄平布57枚,有大、小两种,大型平肩平足,长4.2厘米、宽2.3厘米,小布长3.1厘米、宽1.8厘米。安杖子城址中还出土了各式饕餐纹半瓦当、“千秋万岁”圆形半瓦当、云纹圆形半瓦当、兽面纹圆形半瓦当、方格纹圆形半瓦当、涡纹圆形半瓦当等。从所出文物特征看,安杖子古城是座汉城,并前延至秦代乃至战国。

有人说,右北平郡治平刚县最初在凌源安杖子,那时还是秦代,是后迁到宁城去的,《凌源县志》就是这么写的,但对较真儿的考古学家们而言,此说不能算做学界公认的定论。

安杖子古城地处大凌河上游,卡在接近凌河源头的要害处,它所控制的道路是不是天下驰名的“平刚道”(后又称卢龙道、松亭关道、喜峰口道),不好说。

以安杖子古城的面积,也就屯兵千八百人的样子,而按史书记载,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当年屯兵过万,曾由名将李广亲自镇守。

安杖子古城旁有一座“广山”,当地人说李广曾来此打猎、练兵,故称“广山”,说说而已,无确凿证据。

安杖子古城旁还有一座“安母山”,据说安禄山将其母葬于此,故称“安母山”,也只是说说而已,无考。

史书上写,安禄山的母亲望“轧荦(luò)山”而天人感应,遂生安禄山,安禄山小名就叫轧荦山。还有人说,轧荦山是突厥语的“战斗”之意,根本就没有这座山。

安禄山是柳城杂胡,属“昭武九姓”,祖辈是从中亚迁来的。而今又冒出一种全新说法:安禄山是奚族人。要这么着,安禄山一下子就从中亚胡人变中国鲜卑人了!这标新立异的说法是河北平泉学者提出来的,平泉距凌源很近,隔壁邻居,虽一衣带水,乡里乡亲,但凌源人不好讲,很低调,不去刻意打什么牌子,与平泉风格迥异。

## 安杖子封泥里的历史信息

在辽宁省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批来自凌源安杖子古城的汉代封泥,如“白狼之丞”“广成之丞”“蓺丞之印”……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资深考古学家王绵厚表示,将发掘的每一枚安杖子封泥所蕴含的历史放在一起综合研究,意义很大。

“蓺”为汉代县名,为右北平郡都尉治所。《汉书·地理志》不载蓺县方位,经近年考古发现和研究,可考知西汉右北平郡蓺县,是汉代由辽



凌源安杖子古城遗址。

西通往塞外的交通重镇,其地应位于在今老哈河上游辽宁省建平县三家子乡西朔素台村古城。古城地处汉代由右北平郡通往匈奴和乌桓、鲜卑领地的交通路上,具备都尉重镇的地理条件,古今为交通孔道和军事要冲,这位为寻找右北平郡治提供了线索

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的这些封泥几乎全部出土于一个地点——凌源市安杖子古城,安杖子古城址位于凌源市西南4公里大凌河南岸九头山下的平坦台地上。1979年4月,辽宁省文化厅组织考古队员对此进行发掘,考古队员共发现了19枚封泥,这也是迄今东北地区出土封泥最多的一次,19枚封泥集中出土于安杖子古城址,凸显其极可能是一处中心城邑。通过多方考证,王绵厚推测此地有可能是右北平郡的郡治平刚。

王绵厚给出了这样几点理由:首先,封泥作为地方政权机构之间公函来往的凭证,通常都是下属单位向上级汇报时才用的。安杖子古城出土的泥封多为县级官员印章,且这些县多为右北平郡的属县。其次,综合辽西郡望建置,特别是大凌河上游通向幽州的辽西古道,安杖子古城所在的位置与曹操征乌桓出师途中提到的“历平刚”相吻合。根据史料可知,右北平郡的郡治为平刚,曹操北征乌桓,到白狼县之前,曾路过平刚。在古代,两县城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百里,安杖子古城恰处于白狼县北几十公里之处,这进一步增大了安杖子古城址是右北平郡治的可能性。

当然,对于这一观点,有人持不同意见。1979年考古队员在对凌源安杖子古城址进行发掘时,发现出土的多件陶器口沿和底部常刻有“石城”两字的陶文印记,加上出土的十几枚封泥中,唯独不见石城县,因此有人判断此处可能是右北平郡的石城县。

王绵厚指出,右北平郡作为燕秦辽西长城塞内的交通要镇和军事重镇,靠近大凌河河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扼守燕山的门户,上述“白狼之丞”“无终丞印”“蓺丞之印”等封泥,为大凌河古道上的白狼城的准确定位及右北平郡治所在地的寻找,提供了重要实证。

2020年8月7日,在凌源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记者与资深考古学家冯永谦实地考察了安杖子古城。安杖子古城分东西两城,一座占地约九万平方米,一座约四万平方米,都是小城,不大。土城残高数米,城内种满玉米,夯土城墙内夹杂着大量秦汉时代的绳纹瓦片及陶器残件。安杖子古城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文保碑立于古城西北角的土崖上,常年风吹雨打,字迹已漫漶模糊。

## 安杖子古城的光阴提示

安杖子古城提醒今天的辽宁人:汉代,曾经在辽宁,而且关系很深。

在辽宁提汉代,世人感觉模糊,印象不深,好像就有一个辽阳汉墓壁画,真迹存于辽博;壁画墓遗址,一度垃圾成堆。还有一个汉代辽阳三道壕遗址,汉代民居,普普通通,没啥亮点。

在辽宁提汉代,人们第一时间会想起汉武帝大帝,想起卫青、霍去病,但这些大人物都是陕西人,大汉击匈奴的、特别提气的漠北之战、河西(走廊)之战,跟辽宁也没啥关系啊?那您可

错了。

只要您到辽西看看,去朝阳、建平、凌源一线看看,爬爬建平的汉长城、走走凌源安杖子的汉代军堡,大汉王朝就会在您眼前转瞬变得面目鲜活,分外灵动。

汉匈之战打了130年,在这百年战争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东线战场”,在今日的赤峰、朝阳区域,即古代辽宁的区域。

在西线,汉军打得神采奕奕,酣畅淋漓;但在东线,在古辽,汉军却打得很艰苦、很吃力,汉武帝那么强势的人,为确保汉朝根据地的安全,竟于古辽忍痛弃守“斗辟十八县”,长城防线都往后内缩了,西攻东守、西进东退,国力不济,没办法的事。

这些痛心的往事,汉族史官们讳莫如深,不是没写,写了一笔带过。汉匈之战的古辽东线战事,是汉人抹不去的伤痕记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作为汉人重兵集团军事力量的存在,右北平郡治平刚是纬度最高的汉族军镇,之后,汉人在胡族的犀利攻击下,步步退却,退向河北,退向河南,退向江南……虽也曾一度反弹,但昙花一现,终于把北方特别是大东北的千里江山,无奈让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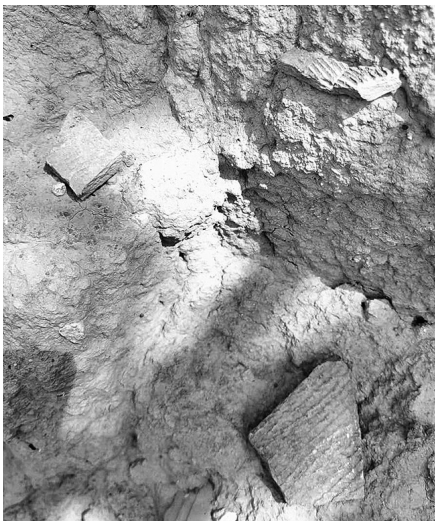
## 右北平郡治平刚县在内蒙古宁城

安杖子古城的真实身份尚不明确,但它肯定不是汉代的右北平郡治平刚县。战国燕名将秦开千里却胡后,在边境线上建了五郡,由西至东分别是: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右北平郡居中,其治所平刚县遗址尚存,即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据说现在已改名为“右北平村”了。

就黑城村古城址的身份考证,辽宁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从五个方面做了全面分析,分别为:一)平刚城应在大军出塞的道路上;二)曹操北征乌桓,仍走平刚道,方位、里距更为明确;三)北魏郦道元观察卢龙塞道对凡城、平刚里距的记载,提供了重要辅证;四)黑城的城址规模只有右北平郡才可具有;五)出土遗物也证实了黑城古城址即为右北平郡治。

李文信指出,从宁城黑城村古城址的结构看,其“外罗城”虽具有城壕,但城墙没有后世的角台、马面等结构,对于较早期的“花城”也有所打破;北面城墙被压在后世“黑城”城墙的下面。这个“外罗城”城址庞大,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800米,总面积达144万平方米,这在汉城中是比较少见的。同时,由于右北平郡治平刚在当时不仅仅是作为郡治存在,而且是集结兵力的场所,所以当时驻扎于右北平的兵力数量是很大的。卫青曾“将三万骑出高阙”,朔方与右北平未标数字,由高阙一路兵力估计,由右北平出发征讨匈奴的兵力也不会少。又如“(李)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则是很明显的记载。再如元狩四年,霍去病“将五万骑”“出代、右北平千里”,兵力亦非常可观。总之,当时驻右北平郡的很多是著名将领,由此可反映出屯驻大量兵力的情况。由于这种原因,平刚城才可修筑得这样大。

整个“外罗城”内,地上地下遗物均十分丰富,种类数量均很多,如外绳纹、内印网格纹的汉式筒瓦、板瓦等仍密集成堆,目前已出土的遗



夯土城墙里夹杂着秦汉绳纹瓦片。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 摄

物,有许多非当时一般县城所能具有。从现存的残瓦看,当时的建筑具有很大的规模,且很密集,特别是所见瓦当,很不一,如“千秋万岁”瓦当或羊头纹、云纹瓦当等,均涂彩敷朱,建筑应是很富丽堂皇的。又如出土的“渔阳太守章”“白狼之丞”封泥,说明黑城行政建置级别很高,再如“部曲将印”“假司马印”等铜印,很能说明当时驻军的情况,这些印章的军阶都是很高的。如果当地不驻守相当数量的军队,是不会有上述印章遗存的。这和文献记载的当时一些著名将领屯驻右北平并出塞等活动联系起来,恰好得到证明,此地就是右北平郡治平刚。

在黑城城址中还有一处非常重要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新莽钱范作坊遗址。按当时的制度,铸钱是由朝廷直接控制的,绝对不许分散或私下冶铸;只是到了新莽时,改变制度,“分铸钱于郡国”,外郡才可以铸钱。今天在“外罗城”内清理发掘的新莽钱范作坊遗址,说明它是郡国一级的行政建置,这就是黑城古城址为右北平郡治所平刚县的极为有力的证明。

由上述各点考察,李文信断定,宁城县甸子乡黑城村古城址,即为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故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 右北平郡与古匈奴的岁月关联

无论您心中有多少怀疑,只要去宁城黑城村看一眼,就会立刻明白,何谓“右北平”?为何李广镇守此城?那条著名的“卢龙道”,为何于此通过?

至今尚存的右北平郡治平刚故城的千年土城墙,会给有缘探访者讲述一个悠远而悠伤的汉代光阴故事,不来右北平,不能说懂“汉”。

右北平这一线,抵御的是匈奴左贤王,蔡文姬所嫁的就是某位左贤王。匈奴后被汉朝打败、打跑了,去了西欧,冒出一位横扫欧洲的阿提拉大帝,被欧洲人惊恐地称为“上帝之鞭”。

不过,匈奴人只是走了一部分,还有不少人留下来,融入了其他民族,如朝鲜民族。而今东北地区的某些刘姓男子,若圆脸、细眼,性格跳脱、精力充沛,他很可能是古匈奴人的后裔。

古匈奴人据说是古夏人的后代,骁勇善战、颇有智谋,非常难对付,汉武帝反击匈奴,虽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耗光了文景之治积攒的财富,国内百姓死亡近半,代价之重,不言而喻。

右北平郡流传着飞将军李广的传说,他是一位悲情人物。李广能力很强、待人厚道,但命运多舛,一生坎坷。在呼啸而至的大骑兵时代,李广崇尚单兵对决的古骑士打法,严重落伍,被时代抛弃了。李广性情高傲,不会与人沟通,特别不善于与上级沟通,权贵们嫌他命不好,他活得很压抑,后来自杀了。

李广死时,“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他留下的千载悲情,那解不开的命运纠结,令无数后世之人无限感慨,并留下“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心伤喟叹。

古老的右北平,沉聚着汉人的心酸,李广的心酸,它仍旧静静立于古卢龙道上,不断提示着古今过往之人:无论是王朝,还是个人,道路的选择,很重要!

辽沈晚报主任记者 张松